

新教中文聖經的版本 編目研究*

蔡錦圖

香港信義宗神學院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Hong Kong

絕大部分聖經譯本的出現，不論是由於宣教意願、教導牧養或學術研究的目的，都是與翻譯之時的境況息息相關的。新教中文（即「漢語」或「華文」，下同）聖經出現的歷程，也是一樣。1810年，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與馬殊曼 (Joshua Marshman) 的中文聖經譯本各自出版以後，直至1890年傳教士會議決定翻譯聯合譯本（〈和合本〉）的八十年間，新教傳教士在動盪的時代中，翻譯刊行不同語體和形式的聖經。

* 編按：就文中涉及的多個地方的Bible Society之譯名，乃參照香港聖經公會述及聯合聖經公會歷史的文字而修訂，例如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譯名為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American Bible Society的譯名則為美國聖經公會。餘此類推。

至於作者提及的外國傳教士及學者名字，均依其取用的中文名稱，其他西方人名字、地名等，則接近代音譯方式處理。惟部分英文拼寫，則從晚清的拼寫外文方式，例如上海的拼寫為Shanghae。

在〈和合本〉出版之後，雖然有關譯經工作較為集中於官話（即「白話」、「國語」、「普通話」，下同）譯本，但在譯經模式的探索（例如以文學的形式翻譯聖經），以及在中國邊區少數民族語言的譯經上，卻結出豐碩的成果。

在以往的探討中，較為注目中文聖經翻譯的整體歷史描述，或個別譯本的譯經過程，而對於中文聖經版本資料的藏書編目，卻是稍受忽略。西方聖經譯本的版本編目研究並不缺乏，尤其是對聖經原文資料和英語譯本的編目著作，歷年俱有成果。¹相形之下，關於中文聖經版本的資料，絕大多數是附屬於西方聖經公會或圖書館的藏書編目。例如，美國聖經公會 (American Bible Society) 的中文聖經藏書編目，附於該會的眾多語言聖經編目之中。迄今只有一部主要以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的中文聖經為對象的英文編目著作。不少早期的中文聖經版本，尤其是方言譯本，散見於某些差會或大學的圖書館，而且經過整理的部分只佔少量。

本文以中文聖經版本編目的整理和編寫為方向，縱覽現今學術界在這方面已有的成果，並且探討有關目錄編寫的可行方式。首段介紹中文聖經版本的館藏狀況，包括各地的聖經公會、圖書館和差會檔案，以及中文聖經的編目專述。第二段提出中文聖經編目的獻議，包括整理取向的探討，以及編寫方式的建議。期望這課題的探索，引起有負擔者就中文聖經版本研究進一步整理編目。

¹ 在這方面，筆者所見近期重要的編目著作是 William J. Chamberlin, *Catalogue of English Bible Translations: a Classified Bibliography of Versions and Editions Including Books, Parts, and Old and New Testament Apocrypha and Apocryphal Books* (Westport, CT: Greenword Press, 1991)。以往的聖經編目著作，大多限於某一圖書館或某一類別的館藏，但這部編目不僅有主要圖書館的藏書，也包括私人館藏的項目，共計分為151個類別，每一類別按年份編排。

一 中文聖經版本現存的館藏和編目

(一) 聖經公會的藏書和編目

聖經公會是最早支持在中國傳教工作的組織之一。在來華聖經公會的現存藏書中，以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和美國聖經公會的中文聖經館藏最豐富，保存和整理相當良好。早期的中文聖經版本資料，也見之於聖經公會眾多語言的編目。²

1804年，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在倫敦成立，以推動聖經廣傳為宗旨，致力在英國及其他地區分發聖經，該會也是最早資助來華傳教士翻譯及分發聖經的機構。³ 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歷年的報告書，刊載了在中國的傳教工作和聖經分發的概況。⁴ 由於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的總部在1985年遷往斯溫登 (Swindon, Wiltshire)，於是把該會的聖經版本、藏書及檔案送交劍橋大學聖經公會圖書館 (Bible Society's Library)。⁵ 該

² 在兩個聖經公會較早期的著作中，已有提到中文聖經的翻譯狀況。而最早載有中文聖經編目的資料，按筆者所見，在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的是George Bullen, *Catalogue of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London: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857)，關於中文聖經的版本散見於書中各分題；在美國聖經公會的是*Catalogue of Books contained in the Library of 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 (New York: American Bible Society's Press, 1855)，關於中文聖經的版本見諸該編目頁32至34。

³ 關於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的歷史，迄今最詳盡的著作是 William Canton,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5 vols. (London: John Murray, 1904, 1910)，介紹該會在十九世紀的工作。近年較重要的著作是 Leslie Howsam, *Cheap Bibles: Nineteenth-Century Publishing and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但其中的歷史仍然以十九世紀為主。至於該會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歷史，可參 James M. Roe,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05-1954* (London: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65)。

⁴ 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歷年的報告書稱為*Reports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with Extracts of Correspondence*，為該會自1805年以後的年報，完整的版本現存劍橋大學聖經公會圖書館。

⁵ 關於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的館藏狀況，參Kathleen Cann, "The Archives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in Stephen Batalden, Kathleen Caan & John Dean, ed., *Sowing the Word: the Cultural Impact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804-2004* (Sheffield:

館現今的藏書主要分為三類：聖經印刷版本 (printed Scriptures)、抄本 (manuscripts) 和檔案 (the archives)。聖經印刷版本的館藏超過2,000種語言，39,000冊聖經，其中在中國本土出版的聖經（包括通用語言和方言）超過1,100冊。⁶ 至於聖經抄本的館藏超過500份，共184種語文，大部分是十九和二十世紀的材料，其中有少量中文聖經的手抄本。⁷ 除了聖經版本和抄本之外，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的會議記錄、書信、名冊、年報、財務報告和官方歷史記錄，也給妥善地保存在聖經公會圖書館的檔案中。該館另有以聖經翻譯為主題的參考書，均是以 BSH (Bible Society House) 編目的。

不少編目是以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所藏聖經版本為基礎，在十九世紀已見整理出版，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二十世紀初由達洛 (Thomas H. Darlow) 和莫爾 (Horace F. Moule) 編寫的目錄。⁸ 這份編目大部分是處

Sheffield Phoenix Press, 2004), 14-21。關於該會的館藏編目概覽，參該書的附錄：Kathleen Cann, "Appendix: A Summary Catalogue of the BFBS Archives (BSA)," 344-59。關於該會檔案 (BFBS Archives) 的館藏，可參劍橋大學圖書館的網上目錄：<http://janus.lib.cam.ac.uk/>。

⁶ 在劍橋大學聖經公會圖書館中，聖經印刷版本的編目方式與一般編目不同，首先是 BSS (Bible Society Scriptures)，然後是三個代表語言類別的數字，例如歐洲語言是 200-299，非洲語言是 300-499 等，偶爾會用第四個數字。最後一組是年份，分別是代表世紀的英文字母 (A=1400 年、B=1500 年等) 和代表年份的數字。例如，BSS.950.5.F72 是 1972 年出版的南美洲伊斯特莫語 (Zapoteco Istmo) 聖經。參該館的網頁：<http://www.lib.cam.ac.uk/deptserv/biblesociety/collections.html>。

⁷ 關於劍橋大學聖經公會圖書館的聖經抄本編目，參 Bible House Library, *Historical Catalogue of the Manuscripts of Bible House Library*, compiled by M. Rosaria Falivene and edited by Alan F. Jesson (London: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82)。其中頁 50 至 53 介紹了五份中文聖經抄本，包括 18 世紀初天主教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士白日陞 (Jean Basset) 翻譯的部分新約（另有一份抄本存放在大英圖書館），以及約 1900 年的白日陞譯本重抄本。此外，還有詹金斯 (P. Jenkins, 音譯，中文名稱不詳) 的舊約廣州話抄本（1937-1938 年）、鮑康寧 (Frederick W. Baller) 的以西結書官話抄本（1891-1919 年），以及呂振中的舊約國語油印本（不完整，1970 年）。

⁸ Thomas H. Darlow and Horace F. Moule, eds., *Historical Catalogue of the Printed Editions of Holy Scripture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compiled by T. H. Darlow and H. F. Moule, 2 vols. (London: Bible House, 1903-1911)。中文聖經的編目見諸第二冊的頁 181~254。

理十六世紀之後的印刷版本，整項工作從1899年夏天開始，直至1911年才完成，分兩冊出版。第一冊是英文聖經版本的目錄，第二冊整理六百多種語文的聖經版本，每個版本都有簡略的描述，其中包括中文聖經版本的資料。按照統計，除了英文聖經之外（其中屬英文的聖經方言類別有23種），該會所藏的聖經版本，迄當時有604種語文和方言，共有接近一萬個不同版本。以後有好些不同語言的聖經編目，都是由達洛和莫爾的這部目錄衍生出來的。⁹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之前，達洛和莫爾的目錄編號（以 'Darlow and Moule' 編號）是聖經公會圖書館主要的尋索方式，近年該館以電子形式編成圖書館特殊館藏 (CUL special collections)。

美國聖經公會是另一個來華的聖經出版機構。該會是由非教牧人員管理的基督教國際組織，1816年聯合美國本土28所聖經會，在紐約成立，有超過80個新教宗派支持。早在1822年，該會在中國派送了500本新約與一些舊約聖經。直至1833年的年議會，該會在中國正式開始工作。¹⁰ 美國聖經公會位於紐約的檔案館，其聖經版本藏量之豐，可與劍

⁹ 本編目後來被擴寫為不同專題的版本編目，其中英文聖經的較新編目是Arthur S. Herbert, ed., *Historical Catalogue of Printed Editions of the English Bible, 1521-1961; Revised and Expanded from the Edition of T. H. Darlow and H. F. Moule, 1903* (London: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and New York: American Bible Society, 1966)，本書除了列出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的藏書外，也收錄了英美其他地方的藏品。此外，還有大洋洲語言聖經的D. G. Dance, ed., *Oceanic Scriptures: A Revision of the Oceanic Sections of the Darlow and Moule Historical Catalogue of Printed Bibles, with Additions to 1962* (London: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63/1964)、非洲語言聖經的 Geraldine E. Coldham, ed., *A Bibliography of Scriptures in African Languages: a Revision of the African Sections of the Darlow and Moule "Historical Catalogue of Printed Editions of the Holy Scripture," with Additions to 1964* (London: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66)，以及印度次大陸語言聖經的 W. J. Bradnock ed., *Historical Catalogue of Printed Christian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 of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London: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77)。關於從本編目而撰寫的中國語言聖經編目，參注40。

¹⁰ 美國聖經公會歷年的報告書稱為*Report of 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為該會自1817年以後的年報，完整的版本現存美國聖經公會。關於美國聖經公會，較重要的歷史著作是 Henry O. Dwight, *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 2 vols. (New

橋大學聖經公會圖書館媲美。現今館藏超過2,200種語文，55,000冊聖經。該會在十九世紀已出版聖經編目，在二十世紀較重要的編目是由諾思 (Eric M. North) 於1939年編寫出版，書中主要根據美國聖經公會的藏書，記述了迄1937年底共1,081種語文或方言的譯本，其中包括美國聖經公會773種語言聖經，並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的1,031種語言聖經。¹¹ 這部編目後來由奈達 (Eugene A. Nida) 於1972年增訂，記載了迄1970年底，美國聖經公會所藏共1,431種語言的聖經版本，包括249種語言的完整聖經，329種語言的新約，853種語言的單卷聖經。¹² 關於中文聖經，以上兩部目錄只提供了基本概況，以及相關版本的簡略資料（譯經者、出版年份、出版機構）。相較之下，達洛和莫爾為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編輯的目錄則提供了較詳細的資料，包括書目、序言、翻譯方式和相關的研究。上述兩個聖經公會在民國初年也有個別出版的中文聖經編目，但這些編目是供銷售參考，而不是學術研究之用。¹³

除了上述兩個機構外，晚清時期來華的聖經公會還有蘇格蘭聖經公會 (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它是由愛丁堡聖經公會和格拉斯哥聖經公會於1859至1861年間聯合組成的機構，其工場在歐洲和亞

York: Macmillan, 1916)，介紹該會在十九世紀的工作。同年，美國聖經公會在中國的負責同工海格思 (John R. Hykes) 撰寫了一部小書，介紹該會在中國的譯經工作：John R. Hykes, *Translations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Her Dependencies: Tabulated to December 31, 1915* (New York: American Bible Society, 1916)。

¹¹ Eric M. North, ed., *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 Being Some Account of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All or Part of the Holy Scriptures into More Than a Thousand Languages and Dialects with over 1100 Examples from the Text* (London: Pub. for 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 [by] Harper & Brothers, 1938). 中文聖經的編目在頁83～97。

¹² Eugene A. Nida, rev. ed., *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 (London: United Bible Societies, 1972). 中文聖經的編目在頁70～88。

¹³ 按筆者所見有文顯理 (George Henry Bondfield) 編：《聖書公會目錄》（上海：聖書公會，1921），和力宣德 (George Carleton Lacy) 編：《大美國聖經會目錄》（上海：大美國聖經會，1921）。前者是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的書目和價格表，後者是美國聖經公會中國分會的書目。

洲。1863年起，該會開始派遣傳教士來華任代理人，主要在華中地區工作，所出版的中文聖經也是以該地區為主要對象。¹⁴

1932年，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美國聖經公會和蘇格蘭聖經公會在中國成立了一個聖經協會顧問委員會，到了1937年，正式成立中華聖經公會。然而，由於各會會務及中日戰爭的影響，實際上到了戰後才有較實質的合作。1948年，隨着中國政局急劇變化，中華聖經公會決定轉往香港印刷聖經。在香港和台灣的聖經公會中，均保存了少量在1950年前的中文聖經版本。¹⁵近年，聯合聖經公會(United Bible Societies)出版了眾多語言聖經的編目，略為補充了近期的資料。¹⁶

(二) 圖書館或差會檔案的藏書和編目

中文聖經版本的館藏，主要見諸英國和美國的聖經公會藏書。某些來華差會也有參與中文聖經的翻譯和出版，現今這些藏書大多保存在圖書館或差會檔案中。

在中國國內的圖書館中，關於1950年前的中文聖經版本，散見於上海基督教三自愛國會圖書室、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圖書館或各大學的

¹⁴ 蘇格蘭聖經公會出版的中文聖經編目，筆者僅見過：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Chinese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 (Hankow: 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 Mission Press, 1902)。關於蘇格蘭聖經公會在中國的歷史，參John Archibald, "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 in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0), 370-72; G. Henderson and D. McGavin, *Bibles for China* (Edinburgh: 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 1969)。

¹⁵ 台灣聖經公會提供了網上的中文聖經版本影像，附於「珍本聖經數位典藏查詢系統」中，查閱參：<http://rare.fhl.net/>。香港聖經公會的部分較舊版本的相片和略述，可參吳岳清、李志剛編：《聖經二千年展覽會》（香港：香港思高聖經學會、香港聖經公會，2000）。

¹⁶ 筆者所見最新的版本是Liana Lupas and Erroll Rhodes, eds., *Scriptures of the World: A Compilation of the 2,167 Languages in which at Least One Book of the Bible Has Been Published Since the Bible Was First Printed by Johann Gutenberg* (New York: United Bible Societies, 1995)。

圖書館。近年有文集把國內所見的部分中文聖經版本影印出版。¹⁷ 對於中文聖經版本的整理，也有個別中國學者就此撰寫論文，例如有關某一地區聖經譯本的考略或方言聖經的編目，¹⁸ 但未見有國內聖經版本的較完整編目。港台的大學和神學院圖書館也藏有少量1950年前的中文聖經印本，其中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擁有較多浸禮宗背景的中文聖經版本。

在芸芸差會的藏書中，以1810年成立的美國公理會海外傳道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所保存的中文聖經版本最豐富。¹⁹ 從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該會在中國蒐集了大量由傳教士撰寫和翻譯的中文著作，將它們運回該會在波士頓的辦事處。1949年和1962年，該會兩次把藏書捐獻給美國哈佛大學，手稿和中文圖書分別由霍頓善本圖書館(Houghton Rare Book Library)和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保存。六十年代，在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的支持下，這些資料由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整理，並由曾在哈佛大學工作的劉廣京確定了每本書的作者和出版資料。1975年，賴永祥把圖書進行了編目。現在全部書稿存放於燕京圖書館的善本書室(Rare Books)，而燕京圖書館也將所有書名的目錄卡複印成書。²⁰ 哈佛

¹⁷ 周燮藩主編：《東傳福音》，載「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合肥：黃山書社，2005），合共25冊，其中刊載聖經版本的有景教文獻抄本的印本（第一冊）、天主教的聖經印本（第一冊、第四冊）、新教的聖經印本（第十二冊、第十三冊），以及俄羅斯正教會文獻抄本的印本（第二十五冊）。

¹⁸ 例如，游汝杰：〈《聖經》方言譯本書目考錄〉，載《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研究書目考述》（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初稿原載《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叢刊》第三輯（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80～131；陳豐盛：〈聖經溫州方言譯本源流考略〉，載《天風》，2007年第09期上，頁28～32。

¹⁹ 美國公理會海外傳道部在華傳教期間的中文名稱有「美部會」、「公理會」或「綱紀慎會」。美國公理會的檔案，現今存放在美國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College Library)，館藏概況參：<http://oasis.lib.harvard.edu/oasis/deliver/~hou01467>。

²⁰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把相關編目起名為*Catalog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Works in Chinese*，索書號為：Ref BR 1285/Z99/H37/1980x。

燕京圖書館收藏的基督教中文文獻共708種，其中聖經全本和選本共169種，包括深文言譯本、淺文言譯本、官話譯本、〈和合本〉和少量方言譯本等。²¹ 有關藏書由荷蘭國際文獻公司 (Inter Documentation Company, IDC) 製成微縮膠卷，方便研究者使用。²²

此外，在英、美、澳洲圖書館的館藏中，大英圖書館 (British Library)、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校區圖書館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Library)、美國斯坦福大學圖書館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y)、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美國紐約公共圖書館 (New York Public Library)、澳洲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均有中文聖經館藏。大英圖書館尤其保存了重要的中文聖經抄本，包括馬禮遜來華時所參考的白日陞 (Jean Basset) 中文聖經抄本（白日陞抄本的另一份則見諸前述的劍橋大學聖經公會圖書館）。²³

歐洲圖書館所藏的中文聖經，主要與來華差會有關，例如瑞士巴色會 (Basel Mission Society) 的館藏就相當豐富。巴色會圖書館所藏的聖經版本分處兩館，其一是有數百部多種語言聖經的館藏 (Bibel-Sammlung)，但只有少量客家話聖經，另一是中文的館藏（前稱 Archivbücherei Chinesische Sprachen，現稱 Betriebs Dokumentation），存放了中文聖經版本（以客家話聖經為主）及其他資料。²⁴ 至於

²¹ 關於燕京圖書館的中文聖經譯本簡介，參趙曉陽：〈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的漢語《聖經》譯本〉，載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歷史文獻》，第8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²² 關於微縮膠卷編目 (China and Protestant Missions)，可以在出版者IDC Publishers的網頁下載：<http://www.idc.nl/>。

²³ 關於在劍橋大學館藏的白日陞抄本，參蔡錦圖：〈白日陞的中文聖經抄本及其對早期新教中文譯經的影響〉，載《華神期刊》第一期（2008年6月），頁50～77。

²⁴ 參Christine Lamarre, "Early Hakka Corpora Held by the Basel Mission Library: An Introduction," in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 (Paris), 2002, 31.1:71-104。

歐洲其他地區的館藏，亦有少量中文聖經，例如奧地利國家圖書館（Österreichischen Nationalbibliothek）。²⁵ 相同的情況，也見於某些漢學研究機構，例如德國華裔學志研究所（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它是天主教聖言會的漢學研究機構，其圖書館藏有少量天主教和新教的中文聖經版本。

在亞洲其他地區中，以日本的大學所藏的中文聖經版本較多，例如京都外國語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有不少中文聖經版本；²⁶ 日本東北大學也藏了廣州話、客家話，以及少量汕頭話的中文聖經；²⁷ 其他大學也有少量藏品，例如京都大學。²⁸ 在學術方面，研究閩南語的專家木津佑子曾發表中國方言譯本的論文，特別介紹日本同志社大學的中文聖經方言譯本藏書。²⁹

（三）中文聖經版本的個別編目

除了聖經公會與個別差會的報告，以及圖書館的研究編目之外，個別傳教士與歷史研究學者也有協助中文基督教著作和聖經的編目。³⁰

²⁵ 相關資料，參奧地利國家圖書館的中文藏書編目：Basilia Fang, ed., *Sinica-Sammlung der Österreichischen Nationalbibliothek* (Wien: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1992)。關於該館的中文藏書簡述，參沈國威：〈奧地利國家圖書館藏近代漢譯西書〉，載《或問》第10號（2005年11月），頁247～254。

²⁶ 參吉村善太郎編：《聖書目錄》（京都：京都外國語大學附屬圖書館，1982）。

²⁷ 參野間晃：〈東北大学附属図書館蔵『漢語方言訳聖書・キリスト教関係書目録』〉，載《東北大学中国語学文学論集》第2号（1997年11月）。

²⁸ 筆者在網頁上曾看到京都大學教授高田時雄所編的〈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漢文聖經簡目〉，參：<http://www.zinbun.kyoto-u.ac.jp/~takata/ZinbunBible.pdf>。這份簡目載有漢字本和羅馬字本的文理、國語和方言聖經目錄，包括福州話、廣州話、客家話、上海話、台州話、興化話和廈門話的少量譯本，另附蒙古文、藏文和滿文的譯本。

²⁹ 木津佑子：〈同志社大学蔵漢語方言訳等聖書について：漢語方言史研究のために〉，載《同志社女子大学学術研究年報》第45卷第4期（1994年），頁315～330。

³⁰ 關於早期基督教文獻的概況，參 George A. Clayton, "The Survey of Christian Literature in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vol.VIII, no.31 (July, 1919), 366-77。

在中國開放五口通商之前，因着清廷的禁諭，除了馬禮遜最早期的聖經譯本之外，大多數聖經與基督教書刊都無法在中國境內印刷，而是在馬六甲、巴達維亞（編按：即今天印尼首府雅卡達）、新加坡、澳門和檳榔嶼等地區出版。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後，不少在華教會組織和傳教士創辦了印刷所，其中以1843至1863年的墨海書館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 和較後期的美華書館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出版了大量的聖經和宗教書刊。³¹ 然而，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之前並不見有專門的基督教中文書刊出版編目，遑論中文聖經的編目。

英國來華傳教士偉烈亞力 (Alexander Wylie) 在1867年所編寫的傳教士著作編目，其中涉及中文聖經版本的材料，成為最早期的相關資料。³² 1876年，偉烈亞力應中國海關的要求，在美國費城博覽會報告書的附錄之中發表了增訂的編目，記載了1876年前在華傳教士的中外文作品，包括中文聖經譯本與注釋書（早期的中文注釋書大多伴隨經文出版），進一步豐富前作的資料。³³ 由於中國海關的措施要求，使1877年的傳教士大會決定出版一部基督教中文書刊編目，可是直至1882年，

³¹ 墨海書館是倫敦會傳教士於1843年在上海創建的書館。關於倫敦會早年在亞洲的印刷和出版工作，參：Cecil K. Byrd, *Early Printing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06-1858* (Singapore: Singapore National Library, 1970)。美華書館是由美北長老會差會於1844年在澳門設立，原稱花華聖經書房，1845年遷寧波，1858年易名美華書館，1860年遷上海。關於美華書館的早期論著參：Gilbert McIntosh, ed., *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 Being a Jubilee Retrospect of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with Sketches of Other Mission Presses in China, as well as Account of the Bible and Tract Societies at Work in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5)。

³²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Shangha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³³ Alexander Wyli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llection, a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Philadelphia, 1876*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76). 這份文獻較少被徵引，筆者是在劍橋大學聖經公會圖書館借閱它的複印本。

傳教士團體只能初步達至有關要求，出版了一份簡單的書目報告。³⁴ 結果，由一個七人小組委員會來接續這未竟之工，但最終只由季理斐 (Donald MacGillivray) 獨力完成。³⁵ 季理斐在1907年記述各差會來華百年的工作，以及傳教士的著作編目，其中提及部分中文聖經翻譯的成果。可惜，卻沒有進一步增訂這部作品。

1916年，中華續行委辦會組織的基督教文字委員會計劃編輯《中華基督教文字索引》，在困難重重下由雷振華 (George A. Clayton) 代理編纂，於1918年出版，有關書目為當時可以購買者。³⁶ 同一時期，基督教在中國的出版機構也有出版類似的書目，但聖經譯本所佔的比例甚少或沒有。³⁷ 1922年，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撰《1901-1920年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其中簡述了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新教在華的出版狀況，略為補充了當時的資料。³⁸ 1930年，中華基督教書報發行合會建議把雷振華的前述編目修訂，起初成效不大，後來由上海廣協書局蒐集資料，記載直至1932年初出版的新書，編成《中華基督教文字索引》。

³⁴ John Murdoch, *Report on Christian Literature in China, with a Catalogue of Publications* (Shanghai: Hoi-lee Press, 1882).

³⁵ Donal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Being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³⁶ 雷振華 (George A. Clayton) 纂：《基督聖教出版各書書目彙纂》（漢口：聖教書局，1918）。

³⁷ 在這時期的書目，例如：*Catalogue of Publications in English and Chinese*（上海：廣學會，1922）；《基督教書目摘錄》（上海：協和書局，1923）。廣學會在晚清已出版書目；協和書局在1922年也已出版書目。

³⁸ Milton T. Stauffer, ed.,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Numerical Strength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Christian Forces in China Made by the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18-1921* (Shanghai: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22). 關於本書最近期的中譯本，參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蔡詠春等譯：《1901-1920年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原《中華歸主》修訂版）》，2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2刷），其中討論基督教文字事工的篇章參頁1203～1257。

(華英合璧)》，於1933年出版，³⁹ 其中所載的聖經版本，為當時仍然可供購買者。在這份編目中，可見文言（包括〈委辦本〉和文言〈和合本〉）、國語（主要是〈和合本〉），以及方言譯本（主要是廈門話、廣州話、福州話、客家話、興化話、寧波話、上海話、台州話），另有供中國其他少數民族使用的語文譯本，均是當時仍然通行的譯本類別。這份編目在1938年增刊了續編。

往下數十年間，再不見有任何中文聖經的編目。直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才由曾在香港傳教多年的蘇佩禮 (Hubert W. Spillett) 編撰中國語言聖經的目錄，記錄了中國通用語言（文言、淺文言和官話）、各地方言，以及少數民族語言的譯本資料。⁴⁰ 蘇佩禮在1967年退休之後回到英國，以達洛和莫爾的編目為基礎，耗了數年時間編撰增訂中文聖經版本的部分，於1973年底完成，1975年以英文打字稿的形式印出，成為第一部（也是迄今唯一一部）以中文及中國少數民族語言聖經版本為對象的編目。

二 中文聖經版本編目的獻議

(一) 編目的取向

中文聖經版本的編目，除了給當代購書者提供參考之外，在往後的研究中，也能協助澄清基督教信仰羣體在不同歷史時段的思維、神學、語言等狀況。然而，迄今的中文聖經編目專著，僅有蘇佩禮在達洛

³⁹ 《中華基督教文字索引（華英合璧）》（上海：廣協書局，1933）。

⁴⁰ Hubert W. Spillett, *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London: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75). 本書是根據注8的達洛和莫爾的編目而整理的中文和少數民族語言聖經版本記錄，下迄1973年。這份編目的現存數量似乎極少，筆者是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SOAS) 圖書館看到。

和莫爾的編目基礎上所編撰的目錄。在眾多編目之中，只有這部編目對大部分中文聖經版本有較詳細的記述，其他一般只有基本的資料，例如譯經者、語言性質（通用語言或方言）、版本內容、出版地方和年份等。

由於中文聖經譯本的翻譯背景，以及翻譯時所考慮的原則，通常難以在該譯本的論述（例如書首的序言）中得見，而必須從該譯本的經文中仔細推敲，並在譯經者的論述中尋覓。故此，聖經版本的編目若能兼顧（或至少介紹）前述兩者的材料，將有助讀者研究。

以中文聖經編目的構思而論，可以考慮提供語言、文字、版本形式和附加資料等資料。以下按此分述。

甲 語言

二百年來，新教在中國的聖經翻譯分別有中文和少數民族語言的譯本。從語體角度，中文譯本可以分為通用語言和方言兩類。前者在歷史上再分為三類：(1) 文言譯本，即深文理譯本 (High Wenli Version)，是十九世紀中文聖經的主要語體形式；(2) 淺文言譯本，即淺文理譯本 (Easy Wenli Version)，是傳教士為了讓讀者的層面更廣泛，但又不會流於過分通俗，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所嘗試的語體形式；(3) 官話譯本 (Mandarin Version)，官話在廣義上是指北方的方言，尤其是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話。「官話」是明清時期的稱謂，在晚清開始改稱「國語」，1956年改稱「普通話」。官話譯本一般是指南京官話譯本和北京官話譯本，也有華中官話的譯本，但後者一般不會特別歸類，而是把其納入北京官話。官話系的相類方言（例如山東話、天津話、膠東話或直隸話），也會歸入這一類別。

另一類是方言譯本 (Colloquial Version，又稱「土白譯本」)，主要用於文言或官話不大通行的中國東南部地區，特別是沿海省分。現存的方言聖經譯本，主要有吳語系、閩語系和廣東地區的方言（包括客家話和粵語）三類（亦有把上述的官話系視為方言的一類）。其中以吳語

系擁有最多譯本，其次為閩語系和廣東地區的方言。在中國其他地區的方言譯本，迄今發現極少，只曾看到在地處漢江注入長江之口的漢口有少量以這種方言出版的譯本。⁴¹ 由於方言譯本大多是個別地區的傳教士為某一特定羣體所翻譯的，故此流通並不廣泛。

乙 文字

中文聖經所用的印刷文字主要可分為四類，即漢字版本（包括繁體字和近年簡體字的版本）、羅馬拼音文字版本、國語注音字母版本（National Phonetic System）和王照注音字母版本（Wang-Peill Phonetic System，也稱為「官話字母」）。

漢字是中文聖經主要的印刷文字，但十九世紀下半葉在官話不大通行的地方（包括沿海一帶方言龐雜的省分，以及四川和雲貴的少數民族地區），則會較多採用羅馬拼音文字印刷的譯本。晚清時期的漢語拼音法（Pinyin Romanization）是以官話（北京話）的發音為根據所編製的一套羅馬字拼音書寫語文，當時主要使用威妥瑪－翟理斯拼音法（Wade-Giles Romanization），這套拼音法原為西方讀者學習漢字設計的，後來成為英語學術界普遍採用的漢語譯音體系。在十九世紀晚期的眾多方言譯本中，官話、蘇州話、福州話、汕頭話和廣州話的譯本主要是用漢字印刷的。不過，這些方言都有羅馬拼音文字版本，只是數量較少，而在廣東地區通行的某些方言也是一樣。上海話與客家話譯本的部分經卷，並存着兩種文字版本，而且兩者都通行。閩語系的大多數譯本（例如廈門話）和吳語系的少數譯本（例如金華話）則只有羅馬拼音文字版本，部分理由是因為這些方言的發音，較適合用羅馬拼音文字來表達。⁴² 民國之後，曾有把國語採用羅馬字拼音印行的建議，但並不通行。

⁴¹ 在漢口地區的方言，筆者只曾看到1921年以王照官話字母出版的馬可福音，由湖北省市福音堂出版，上海美華書館擺印。

⁴² 有關聖經在各方言文字體例的出版概況，參本文附表：「新教中文聖經譯本概覽」。

在清末民初，由於推動使用國語注音字母，故此出現了在漢字旁附上注音文字的聖經版本。在民國期間，國語注音字母分為兩類：一是民國政府發展的國語注音系統，這種注音字母方案由北洋政府教育部在1918年公布。這類國語注音字母版本的聖經單行本，在1919年已有出版。另一是王照官話注音系統，由清末一位翰林王照在光緒年間發明的，後經改良，但只有少量新約與單行本聖經使用。在兩種注音系統的聖經版本中，國語注音是較多採用的印刷方式。

1956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提出簡化漢字的方案，把常用繁體字簡化，經過多年的採用，現今主要在中國境內、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地通行。故此，現行的中文聖經還有簡體字版本。

丙 版本形式

中文聖經的出版方式分為全本聖經、新約及單行本經卷三種版本。早期以單行本經卷的印量最多，近年大多是新約或全本聖經。早期的版本主要是以傳統書刊形式線裝印刷，後來逐漸為西式書刊訂裝方式所代替。⁴³ 早期由於價格成本上的考慮，一般較為忽略聖經的裝潢。到了民國時期，出現了皮面金邊和賽皮面金邊的聖經，近年的裝潢形式更為繁多。

至於多語對照聖經版本，在晚清時期已有，按所見最早為中文和馬拉文對照聖經，然後有中文與滿文、英文、朝鮮文（韓文）、阿拉伯文等對照的譯本。⁴⁴

⁴³ 最早以金屬活字印刷的中文聖經版本是1813年的《耶穌救世使徒若翰所書福音》，由拉撒 (Johannes Lassar) 和馬殊曼譯，由塞蘭坡差會出版。

⁴⁴ 按筆者在不同的編目所見，最早的中文和馬拉文對照聖經是1839年的文言《創世記一至十一章》，由麥都思 (Walter H. Medhurst) 翻譯，在巴達維亞出版；最早的中文和滿文聖經是1859年偉烈亞力 (Alexander Wylie) 的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中文經文是〈委辦本〉，滿文經文由利波夫佐夫 (Stepan Vasilievich Lipovstov) 翻譯的譯本；最早的中英對照聖經是1870年的文言馬太傳福音書（出版年份存疑），在上海出版，中文經文是由裨

丁 附加資料

在十九世紀中葉已有附上注釋的中文聖經版本，大多為單卷的書卷。在早期所見的聖經注釋，一般附在經文之後，按經卷出版。⁴⁵ 此外，還有按照研經、傳道、牧養或教會節期而編的聖經選輯。以後附錄的資料也逐漸增多，例如附上地圖、加添眉注或注釋，以及編纂串珠。

傳教士為了教務的需要，有時也會把聖經作出相應的剪裁，作為聖經選輯或故事文集出版，這也是中國天主教會常用的方式。近年的聖經版本形式更多變化，例如加上輔助閱讀資料，加插聖地圖片及地圖，附注釋經資料，把不同譯本並排、合參對照，甚至附上靈修指引等。⁴⁶ 這些聖經的編印方式，有助理解不同時期的教會在傳道、教導和牧養上的取向。

（二）編目的方式

基於上述的討論，在此初步探索以中文聖經及在中國本土出版的方言聖經為基礎，根據年期編整目錄，並且按照語言性質或譯經者分類的可行方式。

治文 (Elijah C. Bridgman)、克陞存 (Michael S. Culbertson) 合譯的譯本；最早的中文和朝鮮文對照聖經是1891年的文言約翰福音，在漢城（今首爾）出版，中文經文是〈委辦本〉；最早的中文和阿拉伯文對照聖經是1919年的馬太福音，由上海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印行，中文經文是國語〈和合本〉。

⁴⁵ 按筆者所見，最早的中文聖經注釋是1825年由米憐 (William Milne，署名「博愛者」) 纂的《新增聖書節解》，輯錄以弗所書一至三章的經文和注解，其中注解分為「解字句」、「註經義」、「勸戒」三項。

⁴⁶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中國不少非基督教出版社也出版以聖經為題材的書籍。這些作品大多以通俗讀物的形式，將聖經的內容節錄重編，或改寫作敘事性的文學作品，或選輯成萬永的勵志篇章，甚至繪畫為漫畫故事。參Jost Zetzsche, "Cultural Primer or Gospel? Bible Stor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6, no.2 (1997): 217-32。儘管這些作品不少是重述聖經的內容，但由於其中大多只是抄襲或編纂現存的聖經譯本，以作銷售用途，有別於基督教機構出版聖經的主旨。故此，除非這類作品在撰寫或翻譯上有獨特的貢獻或取向，否則中文聖經編目不會把這類出版品收納在內。

新教中文聖經譯本是編目的主體對象，包括中文的文言（文理）、淺文言（淺文理）、官話（即白話、國語或普通話）和方言譯本，以及少數從未公開發行的私人刊物（包括手抄本中文聖經）。誠然，為了全面縱覽中文聖經的歷史概況，也應收錄天主教會和正教會的中文聖經版本。可是，新教的出版刊物成為了編目的主要項目，因為新教的中文聖經譯本比天主教會和正教會的成果超越甚多，影響也較大。至於中國少數民族語言譯本，雖然是在中國本土出版，但在語言性質上，卻應另闢專章討論。⁴⁷

在文言、淺文言、官話和方言的歸類基礎上，中文聖經的編目應另對不同譯本作出分類，其中建議按照譯經者的作品整理，就個別的聯合譯經工作，則會按照計劃本身歸類。在譯本的分類上，按照譯經者編排，可以反映中文聖經翻譯的實況——絕大多數中文聖經譯本都是個人或小組努力的成果，而這情況在聯合譯經計劃出現後（例如〈委辦本〉、〈和合本〉及二十世紀下半葉的譯本）才較為少見。例如，晚清在漢口傳教的楊格非 (Griffith John) 致力於淺文言和官話譯本的翻譯，由於他的譯本在翻譯和用語上有別於其他同期作品，故此應該獨立歸類，分別置於淺文言和官話的類別之下。不過，按照譯經者歸類整理，有時可能會碰到同一譯經者先後參與不同的項目，⁴⁸ 或諸如郭實臘 (Karl F. A. Gützlaff) 和施約瑟 (Samuel I. J. Schereschewsky) 等人的譯本後來都被修訂或結合於其他譯本。⁴⁹ 在歸類上，建議把聯合譯經計劃比個

⁴⁷ 在 Darlow and Moule, *Historical Catalogue of the Printed Editions of Holy Scripture*; North, *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 Nida, *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 等編目的編排上，中國少數民族語言譯本都是另列專章的，而不是附於中文（通用語言和方言）之後。

⁴⁸ 例如，裨治文曾參與早期的中文譯經，包括〈委辦本〉計劃，但他對其他譯經同工的取向不表贊同，故此最後離開，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開始與克陞存另譯聖經。

⁴⁹ 郭實臘曾參與不同的譯經計劃，而他的譯本後來也被太平天國於1853年稍作修改後出版，但當時郭實臘已經離世。在這情況下，太平天國的譯本會被視為獨立的項目處理，儘管它們都是源自郭實臘的譯本。施約瑟的舊約官話譯本曾與〈北京官話譯本〉新約

人譯經的成果優先處理，即某一傳教士如曾參與聯合譯經工作，他的相關譯本會首先歸類在該聯合譯經計劃上，而其他獨立的譯作才歸於他的名下。

在中文聖經版本的編目中，對於譯本內容的整理和歸類，遠較其他資料更為重要。至於一般藏書編目所注重的資料，例如封皮的規格、裝訂方式、書脊形式、裝潢程度，儘管會作出蒐集和整理，但不是相關編目的重點所在。

對於聖經譯本的分類名稱，一般是採用通稱的。由於二十世紀上半葉之前的譯本大多數是傳教士或譯經者的個人成果，只有少量是聯合譯本，故此本書大多從俗稱呼為「某某譯本」，例如〈馬禮遜譯本〉、〈呂振中譯本〉。某些聯合譯本，例如〈委辦本〉或〈和合本〉的名稱，雖被認可或接納，但這些稱謂從來沒有用作正式書題刊印。惟有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某些中文譯本的書題才成為該譯本的通稱。⁵⁰

按照以上原則，對於各譯本，首先按文言、淺文言、官話和方言譯本作出編排，然後在每一類別下，按上述的歸類方式整理，再根據年份編排。

至於中文聖經版本各項資料的編寫方式，建議採下述方式處理：

出版年份 書題：副題及說明書題文字〔類型標識〕

經文。語體。刻印方式。裝訂方式。冊數。出版發行地：出版發行者 / 印刷地：印刷者。第一翻譯或修訂責任者；其他翻譯或修訂責任者。版次及其他版本形式 / 與版本有關的責任者。

結合出版，在這情況下，儘管〈北京官話譯本〉的實際成果只有新約，舊約是由施約瑟完成，但施約瑟的舊約譯本會放在〈北京官話譯本〉的分類下。

⁵⁰ 例如二十世紀下半葉的《聖經新譯本》，在封面的標題和版權頁上，都是採用這個名稱。

文獻特殊細節；頁（葉）數；尺寸或開本加附件。數量及其單位；圖片及其他形態。叢編名／責任者。附註（注）。價格。

印本內容說明。相關學術資料。

館藏地點。參考文獻。

在上述的編寫方式中，第一段是出版年份和書題頁的內容，為聖經版本封面所提供資料的類型標識。早期的中文聖經版本，在書頁上經常沒有提供任何譯經者和出版商的資料。例如，現今在劍橋大學聖經公會圖書館所藏的馬禮遜和馬殊曼在1810年的譯本，兩者的封面原有書名題籤均缺，沒有注明譯經者和出版者。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之後，中文聖經版本一般已仿效西方著作，在封面提供基本資料，包括書題、譯經者、出版者、出版年份等。

其中需留意的是，羅馬字本的原書一般都沒有漢字書名，只有羅馬字書名。由於清末民初的羅馬字拼音方式並不統一，在各方言之間的差異尤大，更有別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中國的漢語羅馬字拼音系統，故此為了方便理解，建議在編目中，羅馬字本的書名附上漢字，並加上括號，但注明這些漢字不是原書所有。

第二段是經文、譯經者或編者的姓名、出版地、出版社、冊數、頁數、版面尺寸、附錄等版本資料。聖經版本若有版權頁（通常是二十世紀之後才有），可以提供這一段的大部分資料。凡線裝本皆注明，未有注明者皆是洋裝本。

第三段是印本的內容說明，以及與此相關的學術資料。由於某些中文聖經版本條目擁有重要的歷史意義，故此需要加上提要解釋，介紹該譯本的內容特點和重要性，並根據年代次序介紹個別版本，以及相關譯經工作的歷史。某些譯本介紹會附上序言和譯文選段。

第四段是現存收藏機構、地點、原館藏索書號和參考文獻等。對於某些現存數量甚少的聖經版本，若能說明館藏情況，相信有助研究者

進一步探討。在輯錄的過程中，由於參考了十九世紀初至今的主要相關著作和論文，若對某些聖經版本具參考價值者，也會在相關條目的最後部分列出著作或論文名稱。

以上的取向，在有關編目的內容上，同時兼顧中文聖經版本的歷史、版本編目和提要，可以協助歷史學者更為確實地理解中文聖經版本編目的形式和內容，並且按此研究。⁵¹

三 結語

西方學術界在近年對中國教會歷史的研究上，相當重視原始資料，例如差會或機構檔案、工場報告和信函等。在中文聖經譯本的歷史研究中，也須以聖經版本、譯經者的記錄、差會和聖經公會的檔案為主要資料來源。尤其是在現存聖經版本的整理上，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和美國聖經公會在這方面已有一定的成果，近年也有學者按照不同課題整理館藏和出版論文。故此，對於中文聖經版本的整理，其實是在前人的基礎上搭建的，對於不同譯本的源流，梳理出清晰的脈絡，方便以後的研究者和譯經者探究。

然而，對於中文聖經版本的整理和編目，由於眾多版本分藏在世界不同地區，而且源流複雜，故此在整理上有一定困難。迄今為止，仍然不能確定在過去二百年所出版的中文聖經版本的確實數量，尤其是清中葉在個別傳教地區的方言譯本，由於流傳不廣，故此保存及記錄也難免有疏漏之處。雖然有種種不足之處，但對於現存中文聖經版本的整理和編目，卻相信有助學者進一步澄清中國教會歷史的圖像，尤其是在中文聖經翻譯上的面貌。

⁵¹ 以上的建議，為筆者現行編寫中文聖經版本編目所根據的原則和方式。懇請賜予寶貴的意見。

附表

新教中文聖經譯本概覽⁵²

語體	文字體例	最早出版的書卷和年份	最早新約出版年份	最早完整聖經出版年份
文言（文理）	漢字	馬太福音（馬殊曼譯本）和使徒行傳（馬禮遜譯本） / 1810	1814	1822
淺文言（淺文理）	漢字	詩篇 / 1880	1885	1902
官話 (國語、白話)	漢字	馬太福音 / 1854	1857	—
	羅馬拼音文字	路加福音 / 1870	—	—
	漢字	馬可福音 / 1862	1872	1878
	羅馬拼音文字	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 / 1892	—	—
	漢字 / 注音並排	新約經文選篇 / 1917	—	—
	王照官話字母	馬可福音 / 1918	—	—
	國語注音文字	馬太福音 / 1920	—	—
	王照官話字母	路加福音 / 1925	—	—
吳語系	漢字	約翰福音 / 1847	1870	1908
	羅馬拼音文字	約翰福音 / 1853	1871	—
	羅馬拼音文字	路加福音 / 1852	1868	1901
	漢字	約翰福音 / 1894	—	—
	羅馬拼音文字	約翰福音 / 1866	—	—
	漢字	新約選集 / 1877	—	—
	羅馬拼音文字	約翰福音 / 1879	—	—
	漢字	福音書和使徒行傳 / 1879	1881	1908
	羅馬拼音文字	馬可福音 / 1891	—	—

⁵² 以下的附表資料是按照前注8、11、12、40的編目，以及所見的中文聖經版本而整理。某一語體若有超過一種文字體例，則依照該文字體例的出版時序排列。如有錯漏之處，懇請賜教指正。

語體		文字體例	最早出版的書卷和年份	最早新約出版年份	最早完整聖經出版年份
吳語系	台州話	羅馬拼音文字	馬太福音 / 1880	1881	1914
	溫州話	羅馬拼音文字	馬太福音 / 1892	1902	—
閩語系	廈門話	羅馬拼音文字	約翰福音 / 1852	1873	1884
	福州話	漢字	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 / 1852	1856	1891
		羅馬拼音文字	約翰福音 / 1881	1890	1905
		國語注音字母	馬可福音 / 1921	—	—
	邵武話	羅馬拼音文字	雅各書 / 1891	—	—
	興化話	羅馬拼音文字	約翰福音 / 1892	1900	1912
	建寧話	羅馬拼音文字	馬太福音 / 1896	1896	—
	建陽話	羅馬拼音文字	馬可福音 / 1898	—	—
	汀州話	羅馬拼音文字	馬太福音 / 1919	—	—
廣東地區通行的方言	客家話	羅馬拼音文字	馬太福音 / 1860	—	—
		漢字	路加福音 / 1881	1883	1916
	客家話 / 五經富話	羅馬拼音文字	聖經選輯 / 1910	1916	—
	廣州話	漢字	馬太福音和約翰福音 / 1862	1877	1894
		羅馬拼音文字	路加福音 / 1867	1913	1915
	汕頭話	漢字	路得記 / 1875	1898	1922
		羅馬拼音文字	路加福音 / 1877	1905	—
	海南話	羅馬拼音文字	馬太福音 / 1891	—	—
	三江話	漢字	馬太福音 / 1904	—	—
其他地區的方言	漢口話	王照官話字母	馬可福音 / 1921	—	—

摘要

本文注目於新教中文聖經版本編目的整理。第一段介紹中文聖經版本的館藏狀況，包括各地的聖經公會、圖書館和差會檔案，以及在上兩世紀中文聖經版本編目的情況。第二段提出中文聖經編目的獻議，包括整理取向的探討，以及編寫方式的建議。建議有關編目分為兩部分：首部分是中文通用語言（包括深文言、淺文言和官話），第二部分是中文方言。期望這課題的初步探索，能引起有志者進一步整理中文聖經版本編目。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catalogue of Protestant Chinese Bible versions. The first section would introduce the collection conditions of the Chinese Bible versions, including the collections in the Bible Societies, libraries and mission archives, as well as the catalogue devoted to the Chinese Bible in the last two centuries. The second section offers the suggestion of the preparation of Chinese Bible catalogue, including the orientation of writing, and the proposed editorial methods. The proposed catalogue is arranged in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Chinese proper, including High Wenli, Easy Wenli, the Mandarin dialects, and the second part is Chinese local dialects. With this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we hope that the study would lead to the further possibility of finishing the catalogue of Chinese Bible versions.